

弹去五月的风尘,迎来六月的时光。今天,我们迎来了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。六月,是童年的摇篮;六月,是童年的梦乡;六月,是童年的太阳;童年是一首欢快的歌,格外清脆、欢畅。在这欢快的日子里,让我们共同祝愿所有的孩子节日快乐!

——编者

借鞋

■魏青峰

我上一年级那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要举行广播体操汇演,要求统一着装,白衬衣、蓝裤子和白球鞋。我有一条深蓝裤子,母亲翻出姐姐小时候的一件白衬衣,可就是找不到白球鞋。家里给父亲看病早已债台高筑,哪里还有钱去买鞋子。

母亲去学校找黄老师商量:“要不,峰子就不参加汇演了。这段时间他爸的病又严重了,让他在家给我搭把手!”

“那怎么行!”黄老师果断地回绝了母亲,“峰子是体育委员,是站在队伍前边的指挥官。他不来,那不放羊了吗?”

“没想到,你还蛮重要的嘛!”出了校门,母亲摩挲着我的头,脸上浮现着一半自豪又一半无奈的复杂表情,“可到哪去找白球鞋?要不,我们去你姑家看看吧。”

母亲回家从后院的杏树上摘了一篮子的黄杏子,伺候父亲服了汤药,就拉着我去镇上。姑姑家在镇上,推开姑姑家的门,姑姑正在院子里和一个婶子聊天。听了母亲的来意,姑姑立刻进屋去找,找了半天才找出表哥的一双旧运动鞋。尽管鞋子边上有一道蓝,可整体还是白色的。我就坐在台阶上试穿,可是鞋子太大了,我系紧鞋带,鞋还是往下掉。

这时旁边的婶子站起身说道:“我闺女有一双跳舞的白鞋子。她看着跟峰子身高差不多,我去拿,看看合适不?”

婶子边说边一阵风地往前院去了。母亲急忙地从篮子里捧出一捧杏子要跟过去,被姑妈一把拉住了:“那是咱家的租客,做红薯粉条的。我每月少收她点水电费就好了……”

说话间,婶子已经拿着一双白鞋笑容满面地过来了:“我估计大小行,就是姑娘家的鞋子,边上有朵小花,害怕男孩嫌弃……”

“有的穿就不错了,还嫌弃啥!”母亲忙接过鞋子,让我试试。

我穿着鞋子走了几步,大小挺合适的,就是那朵粉色的花开得太刺眼。

“感谢他婶子了,等汇演完了,我就给你送来!”母亲把鞋子包好,揣到怀里,“不瞒他婶子,这几年,让他爸的病拖累的,家里的光景越发过不下去了。”

“妹子,别难过,慢慢都会好的……”婶子和姑妈送我们出门,轻拍着母亲的背,宽慰着母亲。

“六一”那天,母亲取出鞋子给我穿时,一再叮嘱我:“你可要仔细穿,这是梅梅姐的跳舞鞋,可别弄脏了。”汇演结束,母亲还是发现鞋面不知被谁踩了一脚,有个浅鞋印。母亲只得把鞋带抽出来,把鞋子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。那几天天阴沉沉,害怕还鞋子时干不了,母亲又把土炕烧热,用柴草把鞋子捂着,把鞋子晒干。

给婶子送鞋子时,母亲又去摘了一篮子杏子提着。婶子推脱着不要:“小娃就穿了一會兒鞋子,又没少一根线头……”

后来有一年,姑姑过60岁生日。我正好在宴席上碰到了梅梅姐,她一惊一乍:“这就是峰子,那年过‘六一’借我绣花鞋穿的那个?哎哟,这都大伙儿了!”

“这孩子,越大越没正形!”头发花白的婶子赶快过来解围:“大家别听她胡说,小时候峰子‘六一’汇演,借她的白球鞋穿过一会儿……”我脑海里又出现了那朵夏天脚下盛开的小粉花。

一生的光

■张军霞

周末,我回老家看父母。阳光不燥的下午时光,老母亲在院子里摊开了一床棉被,一针一线细细地缝着。我在旁边看着,我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。

这时,我忽然感觉有些倦意,干脆躺在刚刚晒过的棉被上,伸一个懒腰,再打一个滚儿,闭上眼睛感叹着:“真舒服啊,感觉用不了半分钟我就能睡着!”母亲笑着说:“你小时候又不是没干过这事。每年春天我在院子里缝被子时,你都跑来捣乱,躺在被子上撒娇不肯下来。有时我缝到只剩下一个被角了,你还在那里呼呼大睡呢!”我笑着说:“那好啊,我今天要重温童年时光了。”

母亲也跟着笑,用哄小孩子一样的语气“威胁”我:“快起来,再不起来,看我用针扎你了……”听着老母亲的碎碎念,我真有一种穿越回童年的感觉。

我小时候性格内向,胆子也非常小,一直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还是母亲忠实的小跟班。她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,没有母亲在的地方,我都不愿意去。看到同龄的小伙伴背起书包准备去上学时,我也怀着雀跃的心情背起了母亲精心缝制的花书包。

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,母亲把我送到教室门口,跟老师打过招呼转身要走时,我却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我使劲扯着她的衣角,让她要么带我回家,要么留在教室里跟我一起上课。我的大嗓门,还引来了不少学生的围观。

无奈之下,老师只能让我和母亲到他的办公室去。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反复劝说,我终于答应独自留在教室里,却又眼泪汪汪地提出新的要求,那就是放学时母亲一定要来接我。

那时的学校就在村里,学生们都是自己来回走。大人都忙着干农活,谁也不会去学校接孩子,母亲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从此,无论是在地里干活,还是在家里做饭,甚至到小镇上去赶集,母亲都会提前计算好时间,保证在我放学前赶到学校门口。

我就在小伙伴羡慕的目光中,牵着母亲的手走回家去。有时,我的嘴里还会吃着她赶集买回来的棒棒糖或热包子。邻居们都说母亲太惯着我,她却总是笑着说:“我闺女还小呢,等她再大一点儿,胆

子就大了。”我家距离学校不过1000米,母亲整整接送了我两年。

多年后,我每次回村里,还喜欢走一走这段上学的路。回想当年母亲赶到学校门口时,常因走路急而额头冒汗,有时她的肩上扛着锄头,鞋子上都是泥巴,有时她又扎着围裙……

有时想来,我常常后悔当年的任性,不懂得生活的不易,让母亲操了这么多心。有一次我又提起往事,母亲也讲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小插曲。她说:“有一次我去赶集,买东西耽误了时间,回来得晚了一些。我到学校时别人都走了,只有你蹲在大门口,眼睛里全是泪,可把我心疼坏了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会在你上学的日子去赶集了。不过,我那两年的路可没白走,现在你是咱家读书最多的人……”

冰心曾说过,“童年是梦中的真,是真中的梦,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”。亦舒也说,“童年是人生的流金岁月”。而我想说的是,母亲用她的陪伴带着我走出了童年的恐惧,让我从惧怕上学到爱上读书,拥有了生活的能力。童年时,母亲留给我的温暖,将是照亮我一生的光。

童年夏时光

■汪亭

立夏挤着小满,芒种赶着夏至,一溜烟儿的工夫,炎炎夏日便悄然登场。

童年的夏天,草木蓊郁。屋前屋后,青青的豌豆,一片连一片地藏在绿叶藤中,弯如月牙。细细长长的丝瓜,好似一把把镰刀,挂在藤架上。

菜园里,红的番茄绿的辣椒,紫的茄子,像形色各异的灯笼,坠满枝丫。

田畦中,挺着大肚皮的西瓜、冬瓜,青碧油油,结实圆滚,宛如一个个顽皮的孩童,躺在茂密翠绿的瓜叶丛里。白如霜的香瓜,皓似雪的甜瓜,露出半边脑袋,攒聚在一起,互相吵着闹着,好不热闹。

门前的水塘里,荷叶田田出水很高,随风摇曳。这个时候,总会看见邻家的姐姐荡着小船,唱着歌,低头摘莲花。

整个夏天,蝉是乡村的歌者。从立夏开始,它们就稀稀疏疏地在树林间吊嗓子,一直到秋后才慢慢停歇。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趣事。

正午时分,大人们在家中午休。我和几个伙伴拿出细长的竹竿,顶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,屋前山后地跑。循着“知了知了”的叫声,找到树上的知了,然后悄悄地将竹竿伸到树干旁,轻轻盖住,猛地一拉,一只活生生的知了就逮到了。我们拿出自制的小竹笼装起来,挂到家门口的槐树上,能叫整个夏天。

儿时,无聊单调的农村生活,我们的玩物除了知了,还有萤火虫。

太阳下山,鸡鸭回舍,鸟儿归巢。劳作一天的父母搬出竹床,放在庭院中央,摇着蒲扇纳凉。我和姐姐坐到竹床上,津津有味地听父亲

讲《封神榜》。养了10来年的黄狗,趴在凉床下,伸出脑袋,耸拉着耳朵,边摇尾巴边吐舌头,全神贯注地望着我们,好像也在听故事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,院子里飘来点点的萤光,一闪一闪地浮在草间,穿梭于葡萄藤架。调皮的我按捺不住兴奋,拿上蒲扇,满院子追着萤火虫扑打。我一直捉到深夜,才被父亲呵斥回屋睡觉。

我躺在蚊帐里,打开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瓶,看它们缓缓从瓶口飞出,在帐中幽幽亮着,仿佛满天闪烁的星星,十分惬意。

时光宛如一列火车,恍惚间呼啸而过。而今,身居城市的我,再也听不见声声蝉鸣,看不到一点流萤。

山居生活,还可以回乡去体验,可童年岁月却只能留作一片记忆,尘封心底。

儿童节

■祝相宽

阳光准备了足够的热情
大地准备了足够的花朵
白云把天空擦得更蓝更亮

孩子们,准备好了吗
六月,搭好了最漂亮的舞台
每一片树叶都准备着鼓掌

跳什么什么就快乐
演什么什么都幸福

唱什么什么叫希望

我看见——
一群小鸟学会了高飞
一朵小花唱着歌开放

我看见,大幕后面
一个小脸上涂着彩霞的孩子
手捧鲜花,准备上场

